

陆贵山文集

第七卷

作家出版社

现当代西学社会，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流派文化思潮的对峙和冲突。换而言之，现当代西学社会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潮与科学主义和支配地位，它消除了曾经庇护着现当代西学社会的人文和文学的金元气和全盛期，成为现当代西学社会的人文和文学的核心和灵魂。人们习惯将现当代西学社会的人本主义同文艺复兴以降乃至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的那种光耀的古典的人本主义相区别，往往把前者称为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意向和光耀的古典的人本主义是别无二致的。光耀的古典的小本子作为新学产生阶段的最初武器，其如刺鳞是指出流行的封建专制，进而

陆贵山文集

第七卷 文艺批评卷

陆贵山 著

作家出版社

优化文艺评论与繁荣文艺创作（代序）

文艺评论作为“运动着的美学”，对文艺创作具有疏导和指引的作用，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推动力。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文艺创作质量，提高人们的鉴赏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在坚持实事求是、民主平等、与人为善、以正面引导为主的批评态度的同时，我们的评论不但要强调作品的思想性，而且也要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要求文艺创作，充分体现对辩证的科学的文艺观念的坚守和对艺术的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尊重。从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高度，要求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不仅体现了我们党正确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所倡导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恩格斯在评价作家作品时所倡导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最科学最完整最有生命力的批评理论。他认为文艺作为一种高级的审美现象基于或导源于历史，因此，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叩问文艺的历史内容和追寻文艺的历史基因；同时，文艺作为一种历史的审美现象，又必须充分肯定和突现自身的特性。这里，表面上看来，恩格斯只是提出一种文艺批评方法，实质上，他是从文艺批评的视角对文艺本质的深刻阐释。一定的批评模式都相应地体现和折射出一定的文艺观念。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启示我们应当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审美本质和社会历史本质的统一。文艺批评也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依托，从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的结合上审视、解读和评论作品，才能深刻地、完整地、全面地把握文艺的本质。为了开

掘和拓展这一理论的思想内涵，他还进一步指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并企盼“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①的艺术理想。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不仅揭示了“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丰厚的意蕴，具体展示出文艺的审美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完美融合，还包含着文艺的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形式因素和内容因素的完美融合。从文艺的审美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关系看，文艺不仅要具有莎士比亚剧作所要达到的审美构成和审美品位，而且要揭示出被创作主体“意识到了的历史内容”，并从中提炼和概括出“较大的思想深度”。一定时代的特殊的历史内容能否被自觉地捕捉和意识到，是创作和评论能否表现出一定的或深刻的思想深度的重要契机和关键所在。那些逃逸和躲避、消解和改制历史的作品和评论，必然造成无思想性，或导致思想的浅薄、贫瘠、畸变乃至人文精神的堕落和滑坡。从文艺的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的关系看，一定时代的特殊的历史内容作为客观因素，即作为创作和评论的对象，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敏感并深邃地意识到。如果创作主体和评论主体的政治思想倾向和审美意识结构陷入麻木和低迷状态，非但无法概括和提炼出“较大的思想深度”，反而会带来创作的病变，陷入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泥淖。从文艺的形式因素和内容因素的关系看，只有遵从两者完美结合的原则，才能使文艺的形式和内容互渗互补，相映相彰。脱离形式单纯强调内容可能降低乃至损害作品和评论的审美品位；但拒斥内容极端夸大形式语言符号因素，又可能造成作品和评论的意义、价值和思想内容的消解，甚至带来形式语言符号因素的恶性膨胀，诸如苍白的叙述幻觉、操作玩耍和语言游戏……凡此种种，均不可取。自觉不自觉地躲避、逃避和违反文艺的审美因素和历史因素、文艺的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文艺的形式因素和内容因素相统一相融合的原则，必然会造成这样那样的迷误和失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第557—558页，人民出版社，1995。

当前，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的格局必然是多元并存的。这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中，无论从内容和性质而言，还是从满足不同读者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式的需要而论，都是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的。但多方面、多层次和多样式的文化格局中也理应有主导、主元、主调和主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方法也应该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中的主导、主元、主调和主旋。无多元的主元可能变成独元或一元，但无主元的多元也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自流和混乱，造成这样那样的失准、失范、失重、失衡和失态。因此，必须建构有主导的多元文艺格局。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紧密相关的文艺观，特别是恩格斯所倡导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之所以应当成为指引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主导、主元、主调和主旋，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意蕴和内涵完整而又深刻地揭示出文艺的本质，具有宏观意义上的辩证思维的真理性。它的科学属性使其保持着蓬勃旺盛的活力和生命力。违背和偏离它的正确轨道势必使创作和评论陷于苍白无序的混乱状态。时下文艺界的负面现象正是作为它的反证，呼唤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的强化和优化。我们注意到，某些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乃至英加登的新现象学美学、伽达默尔的新理性主义都对文艺的历史因素、客体因素和内容因素给予了新的阐释和新的肯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向马克思主义转靠和回归的势头。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说明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原理，才是正路，才有前途。

为了繁荣和优化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我们期待着文艺批评家和文艺创作家的共同携手、亲密合作。评论的浅层化、庸常化，甚至造成主体思想意识的失落和病变。评论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要在探索文艺规律和促进文艺繁荣、推荐优秀作品、批评错误的文艺倾向方面，在帮助人们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优秀的文艺创作和科学的文艺评论，杰出的作家艺术

家和杰出的文艺评论家，仿佛是孪生兄弟。正确地实行“双百”方针，可以有效地加强理论对创作的引导力度，推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优化文艺评论，加大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的引导力度，改善文艺评论落后于创作的乏力局面是我们必须下大气力的；同时，对一个时期以来文艺评论工作中存在的许多不足也理应加以改变。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之间还存在着相隔膜和两张皮的不协调状态。从文艺评论方面说，我们的文艺评论仍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有些问题甚至还十分严重。比如，由于商品大潮的影响，一些评论工作者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高尚的审美追求和艺术趣味，通过对创作中的庸常化、鄙俗化倾向的肯定，张扬无深度、无中心、无典型、非英雄化、非理想化、非崇高化，逃避、消解、弱化文艺的精神价值和思想深度，造成了批评主体的乏力、苍白和迷失；面对大量复杂的文艺现象，真切和诚挚的评论少了，一些评论者置作品的内在意向于不顾，用自己心中所谓“后现代”的尺子加以揣度和衡量，断言作者和作品表现了颓废悲观的世纪末情绪，从而推导出诸如“情感零度”、“冷面叙述”、“消解深度”、“削平价值”、“躲避崇高”等一些不正确的文学主张，从而误读了作品，误导了读者；还有的批评者热衷于“语言学转向”，以超然独立的语言游戏和编织语码的操作方式及叙述程序，从而使批评成为一种贵族化了的语言特权，走向自我封闭；也有的评论者不谙熟文艺创作的规律，缺乏较高的文化素养，不能够正确把握和分析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审美旨趣，从而做出富有思想深度的理论概括，使读者和作者感到厌烦和乏味，致使评论流于浅薄平庸，缺乏应有的说服力、感染力和震撼力。文艺评论中的这些现象，对发挥文艺评论的应有功用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同时更导致了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两者的脱节，直接妨碍了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从文艺创作方面说，作家们也不应因文艺评论中暂时和局部存在的问题，便一概或一味地疏离和拒斥理论和评论，这对端正和深化自己的创作思想，提升创作的思想深度，优化作品的精神品位和社会效果是没有助益的。正如批评家应当增强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关注创作的

自觉意识一样，作家、艺术家也必须提高和增强自身的理论水平，通过体悟文艺评论所发现的真知灼见来推进创作。追求和开掘作品的思想深度是体现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的重要方面，这有赖于强化和优化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化思想素质。一些消解思想深度和价值取向的平面化、浅层化、庸常化的创作是同文艺家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底紧密相关的。例如，在创作题材问题上，批判了“题材决定论”后，又出现和滋长了“题材无差别论”的态势。前者片面夸大题材本身的重要而忽视主体的创造才能，后者又极端推崇主体的创造才能而否定题材所包孕的生活容量、思想内涵、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诸多方面的差异，从而削弱和淡化了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重大题材对弘扬文艺主旋律的客观制约性。这是忽视对题材问题的理论辨析的必然结果。在艺术源泉问题上，抑制了对创作原型的虚假增殖，反对了造神运动之后，又有人否定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典型化原则，进而反其意而用之，提出“源于生活，低于生活”的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这种从根本上否定艺术概括的论点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化和非思想性的悖谬。所有这些不正确的文艺观念，均因作家和评论家缺乏必要的理论修养所使然。

文艺评论家和文艺创作者都要努力从理论上把握和洞察当代中国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共同集合于“二为”的旗帜下，面对新时代的历史趋势，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历史创造活动之中。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好比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为它们之间的协作和友谊架起血缘般的精神桥梁，为它们之间的互相塑造和彼此渗补提供了亲情般的机缘。评论家应当成为创作家的诤友、挚友和益友。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本来是伴随着历史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发展相互激发、同生共进的。没有巴尔扎克、歌德、拉萨尔、易卜生、哈克奈斯的创作和作品，不会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思想；没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作品，也不会产生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批杰出的俄国民主主义的文艺思想家和文艺评

论家，而他们的深切真挚的理论力量对优化作家艺术家的意识结构，塑造作家艺术家的人格境界发生了十分有益的影响。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生态应当呈现出良性循环的面貌和风范。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标为必须条件的。这话对文艺创作界和文艺批评界也是同样适用的。只有朝着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大目标，我们才能切实地开创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新局面。

（原载 1997 年 3 月 27 日《人民日报》，成书时稍有修改）

目录

优化文艺评论与繁荣文艺创作(代序)	/1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1
恩格斯论巴尔扎克	/12
列宁论托尔斯泰	/28
唯物史观与文艺创作	/77
承接和弘扬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	/84
文学批评的张力与合力	/92
文艺学方法论的层次结构	/102
文学呼唤着崇高	/117
弘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	/130
培育大师 珍惜经典	/134
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	/142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述评	/148
高举和谐文化的旗帜	/172
创造和谐文化与建构和谐社会	/181
塑造新人形象与反映社会矛盾	/188
塑造新人形象与体现核心价值	/195
文艺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201
文艺应当努力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13
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些问题	/222
“文学主体性理论”解析	/233
评“新感性本体论”	/298

目
录

评“人类学本体论”	/326
英雄形象塑造的思想特色	/347
新人新作新方法	/360
王蒙小说的创新	/366
严文井的儿童文学创作	/374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是革命家、思想家，又是文艺批评家，重温和研究他们的文艺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对促进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理论建设和提升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①。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和评价文学艺术，使他们拥有宏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眼光，能够从文艺与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的联系上，既唯物又辩证地剖析和阐释文艺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本质、价值和功能。这种坚实的哲学基础，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实践活动可以体现出强烈的科学精神、深厚的历史精神和浓郁的人文精神。

为了贯彻和实施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教条主义的倾向。恩格斯曾经批评恩斯特评价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挪威文学对小市民描写所持的教条主义态度。恩斯特忽视历史条件，不顾具体国情，看不到挪威小市民和德国小市民在性格上的差异，带主观随意性地把德国小市民的性格倒栽到挪威小市民的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头 上去了。恩格斯从历史积淀、经济基础、政治氛围、文化传统诸多方面论述了两国小市民性格差异的产生和不同形态的存在。德国的小市民性格软弱、胆怯、因循和狭隘；而挪威小市民的性格却富于开拓、首创和独立精神。两者之间几乎构成了一个“有天壤之别的世界”。这是因为，德国尚处于诸侯割据的封建小邦，不仅落后和封闭的经济状态会在人的性格上打上印记，同时，这种胆怯、狭隘、束手无策和毫无首创能力的德国小市民性格“是遭到了失败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从而形成性格上的“一种退化”。而此时的挪威已经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并拥有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帆船队，并确立了民主宪法；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被称为“真正的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历史条件也规约和塑造有差别的 人物性格。恩斯特把不同国度和民族的人物性格抽象化，用人物性格的共同性抹去人物性格的差别性，不加区分地把他对德国小市民的看法硬加在挪威小市民的身上，从而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在的公式，按着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肯定“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①。

为了贯彻和实施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自然主义的倾向。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坛，他的同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不加区分或视为一体的。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出版时缀加上的副标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恩格斯对这部“小小的艺术品”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认为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真实性，对个别人物的描写简直“是一个杰作”；作者以“朴实无华的手法”，“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揭露了“救世军”的伪善和伦敦东头的下层人们的悲惨命运。作者对此类人物的生态的消极面的描写，从小环境而言，“是典型的”，而从大环境而言，“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只限于自然主义地

^① 《致保尔·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第409页，人民出版社，1971。

描绘伦敦东头工人群众的屈辱和迟钝，不表现他们的觉醒和积极的反抗，是有违那个时期的历史真实和革命阶级的精神面貌的。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四周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地或自觉地，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①恩格斯对现实主义作出了经典性的表述：“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②为了帮助哈克奈斯树立正确的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恩格斯一方面用事实说话，指明她对伦敦东头的工人阶级的消极面和阴暗面的描写并不符合已经改变了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状况，没有注意到无产者开始从“灰姑娘”变成“大力士”的新趋向；另一方面又引导她向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学习，使她的现实主义创作向更高的水准和境界攀升，像巴尔扎克那样，表现历史发展的新走势，描写代表社会进步的新的人物，揭示经济结构的重组、政治体制的转型和阶级关系的演变、把旧世界变成新天地的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时代变迁。

为了贯彻和实施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的倾向。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揭露它对广大群众的欺骗，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上的批判，还通过《神圣家族》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和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诗歌”和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分析中，对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对文艺创作的恶劣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特别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信仰者、崇拜者和宣扬者的作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作为形象演绎这种哲学的艺术标

① 陆貴山等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2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② 陆貴山等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2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本，痛加针砭，无情抨击。可以说，《巴黎的秘密》实际上是欧仁·苏为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所作的艺术广告，是宣扬这种哲学的“传声筒”。而这种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学说、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是互为一体的。《巴黎的秘密》不仅从哲学层面推行思辨哲学的基本原则，也从社会学和宗教学层面贩卖空想社会主义甜蜜的幻想和基督教伦理道德学说对来世的憧憬。《巴黎的秘密》的主人公鲁道夫正是集哲学王、空想家和上帝于一身的人世间的主宰，是尊奉思辨哲学和上帝的意志安排世界和改制人物的神。《巴黎的秘密》按着思辨哲学的原则和上帝的意旨结构情节，编造故事，塑造人物，并设计和决定人物的生态和命运，如把并无神性的、酷爱大自然、天真活泼的少女玛丽花改塑成为皈依宗教、信仰上帝的奴仆。小说的人物和情节都成为这种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学说、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泌物、派生物和演绎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欧仁·苏书中的人物……必须把他这个本人的意图……充作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思辨结构没有任何碍手碍脚的附属物”，“不在任何地方渗入现实的内容”；“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和“人化了的理念”^①。

不论是教条主义，还是自然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都是违反和背离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夯实正确的哲学基础，对确立文艺创作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从哲学视阈既唯物又辩证地观察和描写生活、人物和事件，才能真实地典型地反映时代、历史和社会以及所属的人的存在形态和发展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念范式

恩格斯评歌德的诗作和拉萨尔的剧作时，多次提倡用“美学观点

^① 陆贵山等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79—8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和史学观点”来评价作家和作品，甚至把“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视为“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①。在恩格斯看来，“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衡量文学的重要尺度，是文艺批评的高级标准。从思想渊源来说，这个论点是对黑格尔相关论述的承接和发展。但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所主张的历史观点，本质上不可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恩格斯把美学观点放在首位，表明他对文艺的审美特性的尊重，但从文艺的根源、内容、性质、功能和价值来说，历史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历史观点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从学术思想的归类而言，马克思主义属于强大的社会历史学派；从马克思、恩格斯所从事的文艺批评的实践而论，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们所关注的主导方面是文学艺术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和政治功能。诚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同样存在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有待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开掘。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大多数学者都把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理解为一种关于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标准。根据笔者的研究，与其说认定其为一种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标准，还不如说它是恩格斯从文艺批评的视阈提出来的文艺观念，涉及批评模式和文艺观念的关系问题。两者是共存和互释的，无观念支撑的批评和无批评体现的观念都是不好理喻的。可以说，无批评的观念是空的，无观念的批评是盲的。批评模式总会这样那样地一定程度上折射和凸显出相对应的文艺观念。从实质上说，文艺批评是一种“运动着的美学”和实践着的文艺观念。引而论之，恩格斯之所以主张用“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来评价和衡量作家和作品，是因为恩格斯实际上是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历史本质和审美本质的辩证统一。我们还可以对“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作出更加全面的阐释。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只不过是人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过程；人是历史的人，人是一定的历史存在、历史结构、历史范围和历史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95。

程中生存和发展着的人。因此，完全可以从历史观点中自然引伸出人学观点。从人学观点观察和评价作家和作品，同样重要和不可或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蕴藏着极为丰富深刻的人学思想。笔者曾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及其与文学和文论的关系进行过初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人以为，可侧重于对文学艺术进行美学观点的研究，也可以侧重对文学艺术进行史学观点的研究，更可以对文学艺术进行人学观点的研究，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的有机结合上对文学艺术进行更加完整的研究，才能系统地体现文学艺术的本质、价值、作用和功能。

三、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的、核心的、终极的价值是指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具有丰富的深刻的人学理论。从人学观点研究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越来越成为学界的新思维和学术的新取向。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塑造新人形象对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意义。因为只有新人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活动，才能改变旧环境，创造新世界，把人的发展推向一个与历史的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层面和新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对人的压抑、改塑和戕害。他们通过《申圣家族》对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对人的扭曲进行了生动形象的审美评析，对推动人的自由本性的培育和生长发出了深切的呼吁，对那种非人的思想和体制加以无情的抨击、道德的谴责和舆论的诉讼。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雇佣劳动和人的异化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极度膨胀了的物质和资本对人性的捉弄和摧残，指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追求和保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以尊重他人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为了保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关于人的一系列关系范畴：如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认定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是社会实践的主

体；又如人的共同性与差别的关系，阐明人既有差别性，又有共同性，人是共同性和差别的这样那样的统一；再如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关系，指出人不仅要求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且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这是多么宏丽的美和伟大的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指明了思想、精神、舆论、语言、词句层面对争取人的解放的局限性，认为“这是幻想”，认为“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是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原理”^①。

一般情况下，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正常情况下，每次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都会把人提升到一个相应的历史平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人从奴隶向农民、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换，同时相应地实现人与社会历史的前进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这是从总的主导方面而言的。社会历史的进步与人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资本来到人世间，也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的历史观，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维护历史的正常发展，既反对超前的幻想、审美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也反对滞后的、企图把历史拉向倒退的复古主义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思潮。马克思对从宗法制农业社会向共和制市民社会的过渡持充分的肯定态度，他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这样说：“从人的情感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他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专制规则的奴婢，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首创精神。”^②

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列宁论托尔斯泰都非常强调文学创作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伟大作家都真实深刻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57。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第765页，人民出版社，1995。